

中学生课外诵读文库·中国现当代散文

精读文萃

● 刘锡庆 选编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纪文萃

专家视角

精选严鉴

读写津梁



刘锡庆 选编

中学生课外诵读文库·中国现当代散文

精读文萃

李功道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读文萃:中国现当代散文/刘锡庆选编.—北京: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.10
(中学生课外诵读文库)
ISBN 7-303-02778-5

I . 精… II . 刘… III 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
现代 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670 号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:100875)
出版人:常汝吉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:787mm×960mm 1/16 印张:33 字数:450 千字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~5 000 册 定价:34.80 元

选编者言

◎ 刘锡庆

散文一向都以权威的“选本”而传世。南朝〔梁〕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我国第一部文章总汇《文选》是如此，〔明〕茅坤所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亦如此，至〔清〕吴楚材、吴调侯编《古文观止》，姚鼐编《古文辞类纂》等，皆是明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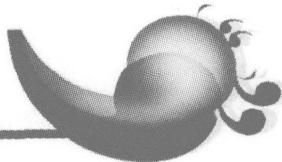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散文，也是这样：20世纪30年代由赵家璧主编、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其中周作人选编的《散文一集》和郁达夫选编的《散文二集》，至今仍是了解新文学第一个十年（1917—1927）里散文创作面貌、成就的最好选本。

说来遗憾，当代的散文选本，至今还缺少一个取得共识的、有利于中学生课外诵读的、精选严鉴的权威读本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中央电大任“写作”主讲时曾主编过一本《精读文萃》，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没想到，它受到了众多学子及社会各界的热诚欢迎，竟发行了近百万册！这次，出版社请我把它“修订”一番，准备重新出版；但我却本着“世纪文萃，选

精读文萃

目 录



家眼光，精选严鉴，读写津梁”的选编原则，几乎是重起炉灶，决心编出一本更新更好的一流世纪散文精品总汇！

还是叫她《精读文萃》吧，虽然她已与时俱进、今非昔比了。

须说明的是：中学课本里已选的传统课文，如《百草园和三味书屋》、《背影》等名篇，一般不再入选；正文收录 120 位作者，每入选一篇，遗珠之憾，尚望原宥；以作者出生先后排序，有作者简介和主编点评；附录“散文诗”若干，以备赏鉴。

期盼大、中学生及老师们，社会各界朋友们，能赏识和喜欢她，把她看成一个现、当代散文的最佳选本！

谢谢责编景宏！

谢谢每一个严明的读者——她正等着您的批评和建议！

2002 年 3 月中旬 于塔一楼寓室



MULU**目 录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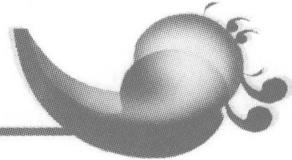
范爱农	鲁 迅 [1]
乌篷船	周作人 [8]
谈吃	夏丏尊 [11]
五峰游记	李大钊 [15]
书房的窗子	杨振声 [18]
差不多先生传	胡 适 [22]
银杏	郭沫若 [24]
猴子的故事	梁漱溟 [27]
藕与莼菜	叶圣陶 [29]
论趣	林语堂 [31]
黄昏	茅 盾 [34]
怀鲁迅	郁达夫 [36]
想飞	徐志摩 [38]
听琴	陈西滢 [42]
松堂游记	朱自清 [46]
实行的悲哀	丰子恺 [49]
五四断想	闻一多 [53]
落花生	老 舍 [55]
谈生命	冰 心 [58]
雪晚归船	俞平伯 [61]

目 录

杨梅	鲁彦	[63]
女人	梁实秋	[67]
桃源与沅州	沈从文	[71]
荔枝	钟敬文	[78]
怀念萧珊	巴金	[81]
风雨中忆萧红	丁玲	[93]
野店	臧克家	[98]
猫狗	梁遇春	[102]
布衣	吴伯箫	[105]
爱晚亭	谢冰莹	[108]
囚绿记	陆蠡	[111]
鹰之歌	丽尼	[114]
上海与人海	柯灵	[117]
胡博士	张中行	[119]
忆白石老人	艾青	[123]
茶花赋	杨朔	[130]
论快乐	钱钟书	[133]
我的书房史	萧乾	[137]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萧红	[141]
阴	杨绛	[143]
清塘荷韵	季羡林	[145]
独语	何其芳	[149]
报纸的故事	孙犁	[152]
记郁达夫	唐弢	[156]
广玉兰赞	陈荒煤	[161]
黄山记	徐迟	[164]
水仙花	王西彦	[170]

神秘的大苇塘	杨沫 [174]
竹的故事	杨宪益 [177]
黑色鸟	严文井 [182]
预立遗嘱放言	廖冰兄 [184]
宇宙的声音	刘白羽 [187]
奔流	碧野 [190]
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	陈从周 [195]
下雨天，真好	琦君 [199]
月迷津渡	黄秋耘 [205]
故事新编	方成 [209]
晴窗札记	郭风 [213]
雄奇瑰丽的中国山水	秦牧 [217]
杜鹃赞	冯牧 [222]
下大雨	汪曾祺 [226]
天才梦	张爱玲 [227]
我藏书的小楼	胡品清 [230]
跨世纪说	黄宗江 [233]
春风	林斤澜 [235]
绵绵土	牛汉 [237]
石破天惊的诗句	忆明珠 [240]
药杯里的莫扎特	宗璞 [243]
听听那冷雨	余光中 [246]
桐花季节	李国文 [252]
夜籁	顾骧 [260]
论大丈夫	舒展 [263]
大山与小溪的对话	从维熙 [266]
角落	张守仁 [269]

目 录



无为·逍遥·不设防	王蒙 [272]
晶莹的雪花	柳萌 [276]
拣麦穗	张洁 [278]
扛橡树	刘成章 [282]
钗头凤	李元洛 [286]
爬坡	余树森 [294]
说梦	戴厚英 [299]
生日的沉思	赵鑫珊 [303]
风从哪里来	范曾 [306]
遇	张晓风 [310]
遵从生命	冯骥才 [313]
不死鸟	三毛 [315]
鼎湖山听泉	谢大光 [317]
生命赋	孙荪 [320]
化石玄想录	雷达 [323]
思	卞毓方 [328]
岁月的墙	周涛 [330]
读柳永	梁衡 [335]
藏书忧	余秋雨 [341]
相思树前	肖复兴 [348]
坐活夜	王梓夫 [352]
静夜功课	张承志 [355]
玫瑰	苏叶 [358]
蓝色的毋忘我花	竹林 [361]
今夜，我是你的新娘	叶梦 [368]
仰不愧于天	张抗战 [371]
我与地坛	史铁生 [376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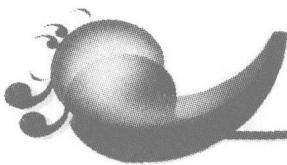


少女和骷髅的对话	赵丽宏	[394]
群芳谱	舒 婷	[397]
性别按钮	毕淑敏	[400]
秦腔	贾平凹	[407]
无根者说	王英琦	[414]
阳台上的遗憾	韩少功	[418]
女孩子的花	唐 敏	[421]
在海边	斯 好	[426]
欢喜佛境界	韩小蕙	[429]
六岁的美丽	张 波	[438]
喜欢苏东坡	方 方	[442]
高原，我的中国色	乔 良	[445]
痛苦的飘落	张立勤	[449]
游离	张爱华	[453]
在风中	张 炜	[456]
婴儿诞生	冯秋子	[459]
死的启示	陈 染	[466]
“名人”与“明人”	程黛眉	[471]
一滴水可以活多久	迟子建	[474]

〔附录〕中外散文诗(20篇)

《〈野草〉一束》(外一篇)	鲁 迅	[477]
《太阳姑娘和月亮嫂子》	刘大白	[484]
《那个城》	瞿秋白	[487]
《雷雨前》	茅 盾	[489]
《日·月》	巴 金	[491]
《荷叶伞》	李广田	[493]

- 
- 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《运河与扬子江》 | 陈衡哲 [495] |
| 《瀑布》 | 柯 蓝 [497] |
| 《云·雨·雷·电》 | 徐成森 [498] |
| 《蚕》 | 雷抒雁 [500] |
| 《门槛》 | [俄] 屠格涅夫 [501] |
| 《月的恩惠》 | [法] 波特莱尔 [503] |
| 《小巷》 | [印] 泰戈尔 [505] |
| 《雨珠·露珠·泪珠》 | [伊朗] 尤素福·埃泰萨米 [507] |
| 《鸟与人》 | [埃及] 陶菲格·哈基姆 [509] |
| 《听泉》 | [日本] 东山魁夷 [512] |
| 《荷上圆露》 | [新加坡] 尤今 [514] |
| 《玫瑰树根》 | [智利] 米斯特拉尔 [515] |
| 《论奴性》 | [黎巴嫩] 纪伯伦 [517] |
| 《新思想》 | [阿富汗] 鸟尔法特 [519] |



鲁迅(1881—1936)，本名周樟寿，字豫才，后又取名树人。鲁迅是其笔名。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世界文坛的杰出作家之一。有《鲁迅全集》(20卷本)行世。

范 爱 农

——《旧事重提》之十

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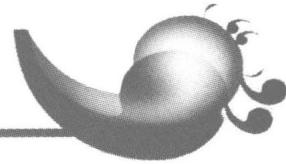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，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，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，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，又不专看教科书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，他留学回国之后，在做安徽候补道，办着巡警事务，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，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，徐锡麟是被挖了心，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，筹集川资，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撕乌贼鱼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后，他

主编点评：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藤野先生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，大家都耳熟能详了，这里所选的《范爱农》怀人忆旧，也很精彩！这只须看看范爱农的独特个性，是怎样栩栩如生地鲜明浮现于纸端，就一清二楚了。真是大手笔！





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——

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持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~~~~~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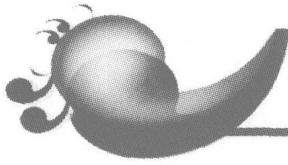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——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





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——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”

“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我们到横滨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？你看不起我们，摇摇头，你自己还记得么？”

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，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汽船一到，看见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，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仔细地看。我很不满，心里想，这些鸟男人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自己不注意，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检验完毕，在客店小坐之后，即须上火车。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，甲要乙坐在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让未终，火车已开；车身一摇，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我那时也很不满，暗地里想：连火车上的坐位，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自己不注意，也许又摇了摇头。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，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岂但他呢，说起来也惭愧，这一群里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；被害的马宗汉烈士；被囚在黑狱里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而我都茫无所知，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徐伯荪虽





然和他们同船来，却不在这车上，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

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，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。让坐时喧闹，检查时幽静，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，试问爱农，果然是的。

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？是谁的？”

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。”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
“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，又何必带这东西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你问她去。”

到冬初，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，然而还喝酒，讲笑话。忽然是武昌起义，接着是绍兴光复。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，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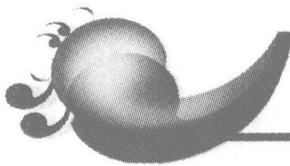
“老迅，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

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然而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依旧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，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……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，几个少年一嚷，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，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他进来以后，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，大做王都督。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，天气还并不冷。

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，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。爱农做监学，还是那件布袍子，但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办事，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

“情形还是不行，王金发他们。”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，慷慨地说，“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，一个是德清先生。为社会，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。”

我答应他了。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，发起人诚然是三个。五天后便见报，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；此后是骂



都督，都督的亲戚、同乡、姨太太……

这样地骂了十多天，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，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，还骂他，要派人用手抢来打死你们了。

别人倒还不打紧，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，叮嘱我不要再出去。但我还是照常走，并且说明，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，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，而杀人却很轻易。况且我拿的是校款，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，不过说说罢了。

果然没有来杀。写信去要经费，又取了二百元。但仿佛有些怒意，同时传令道：再来要，没有了！

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，却使我很为难。原来所谓“诈取”者，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，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。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，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，第一个问题是：收不收？决议曰：收。第二个问题是：收了之后骂不骂？决议曰：骂。理由是：收钱之后，他是股东；股东不好，自然要骂。

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。都是真的。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，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，质问我道——

“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？”

“这不是股本……”

“不是股本是什么？”

我就不再说下去了，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，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，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，不肯为社会牺牲，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。

然而事情很凑巧，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爱农也很赞成，但颇凄凉，说——

“这里又是那样，住不得。你快去罢……”

我懂得他无声的话，决计往南京。先到都督府去辞职，自然照准，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，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，不是校长了。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。

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，被一群兵们捣毁。